客座贅語/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客座贅語

◀上一卷

卷三

下一卷▶

陵祭

正旦祭孝陵，行香果酒。清明日祭，忌辰〈（一閏五月初十日，無閏用五月；一、八月初十日）〉，行香。中元日祭，萬壽聖節日行香。十月初一日行香，冬至日祭。凡三大祭用祝版。已上祭祀俱百官陪祭，遣守備武臣行禮，今例遣司香勳臣行禮。懿文陵，正旦祭果酒。孟春，清明，孟夏，忌辰〈（四月二十五日）〉，孟秋，中元，孟冬，冬至，歲暮，凡九大祭，用祝文。已上百官不陪祭，惟奉祀行禮，祝文稱皇帝御名，謹遣某官致祭於皇伯祖考懿文太子云。懿文陵，人稱東陵。孝陵，大祭一歲止三舉，餘惟行香。而東陵大祭者九。清卿劉公常言：「隆殺相懸，不知何故？」或是洪武中舊禮沿而行之耳。

山祭

牛首山東有觀音山，為貞靜順妃張氏墳。妃，荊憲王之母也；吉山東有南山為悼熙麗妃李氏墳，俱仁宗妃，每年遣祭六次。順妃墳荊王遣祭如之，祝文稱皇帝御名，謹遣內官某。因里中無知者，著之。二墳山林皆幽勝，而悼熙享堂前有大桂樹，翠碧如垂天之雲，尤為怪偉。

大臣欽遣南京祭告儀

弘治十八年，禮部題准，今後凡遣大臣於南京祭告天地、太廟、社稷、山川等壇，前期致齋三日，不用擺列金鼓隊伍，惟用太常寺廚役，鋪排扛抬品物。或入大內，由承天等中門而入；或出郊外，由正陽中門而出。欽遣大臣不可後隨，亦不可用儀仗，祭品止用脯醢酒果，百官亦不陪祀，並無飲福受胙之儀。

文廟主祭

上丁祀先師孔子，禮部奏准南京國子監祭酒主祭。如有事故，則南京禮部堂上官主祭。昔年祭酒員缺，南京禮部侍郎張綸省祭，至使署部侍郎中主祭，輕重失倫，誠為非禮。後議祭酒及禮部堂上官或有事故，於南京各部大臣內請一員主祭。右《太常寺志》所載，近例俱署印官行禮。

鄉試考官之始

洪武三年，應天鄉試，知貢舉官則特進、右丞相汪廣洋，左丞相胡惟庸也。考試官則御史中丞劉基，治書侍御史秦裕伯也。同考則侍讀學士詹同，弘文館學士睢稼，起居注樂韶鳳，尚寶丞吳潛，國史編修宋濂也。四年又鄉試，主試則兵部尚書吳琳，國子監司業宋濂。時考試之法猶未定，且未專屬翰林官，故其制如此。

太學

洪武中，上以公侯子弟在太學者，多驕慢不習訓，詔曹國公李文忠提督國子監，是以國公而理太學事也。二十九年，因學正吳啟言，上命魏國公徐輝祖率禮部翰林院官，詣監考試諸生等第，吏部以次錄用，是以國公而試太學士也。洪武中，起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為國子祭酒，致仕試吏部尚書劉崧為司業，是以尚書而起太學官也。國初太學之重如此。

非三品得謚

國家謚法，非三品以上兩京大臣不得與。留都大臣之有謚者，惟倪文僖謙、文毅嶽、周襄敏金、劉清惠麟、梁端肅材、王襄敏以旂，六公皆尚書也。張學士益五品而得謚文僖，

以扈從土木死難之故。若太醫院判蔣用文，六品官也，以技藝小臣侍上起居，乃得謚恭靖，則尤為異曲矣。

南部入內閣

弇州紀南都入內閣者三人：一為新都楊公廷和，以戶部尚書；一為梁公儲，一為茶陵張公治，皆以吏部尚書。當時以為盛事。然梁公、楊公先在內閣知誥敕，出為南部尚書，此時敕取入閣，至京方改兼文淵閣大學士耳。又張公已正位尚書，未有若萬曆丁未葉公向高以南吏部侍郎徑授禮部尚書、東閣大學士者也。且公年方四十九，又入朝未久，即為首揆，尤為盛事。

應天主試用編檢

主應天試者，自正、嘉以來，必用宮僚及講讀，近則講讀亦少，惟萬曆壬午副考以修撰沈公懋孝耳。考前此永樂癸未則編修王達，戊子則檢討王洪，甲午則編修周述，正統丁卯則檢討錢溥，成化乙酉則編修彭華，皆主應天試。編檢得主鄉試兩京，先朝之制固然。爾時若宮坊史官主會試，亦恒有之，自成化後則製乃大異矣。

南部三孤

南京大臣以三孤兼者，獨少保參贊機務、南京戶部尚書黃福一人而已。若太子太保則有四人焉：兵部喬宇、秦金，吏部王用賓，戶部周經。大都尚書九年考滿則加一品，而滿九年者希，以故隆、萬來，南部尤少一品者。

尚書一品三品

弇州紀建文中，特崇加六部尚書皆正一品，於是吏部尚書張紞，戶部尚書正鈍，禮部尚書陳迪、鄭賜，兵部尚書齊泰、茹常、鐵鉉，刑部尚書侯泰、暴昭，工部尚書嚴震直，皆階特進榮祿大夫。然洪武三年始設吏部，尚書正三品，侍郎正四品，屬中書省。十三年罷中書省，升尚書正二品，侍郎正三品。是一尚書也，在國朝正二品，而或為正三或為正一，亦已三變矣。

他部銜掌南吏部

弇州《六卿表》紀師公逵，永樂二十二年以南戶部尚書兼掌吏部，宣德二年卒，猶止稱戶部。考《吏部志》，公以永樂十九年復任南吏部侍郎。《戶部志》，公二十二年為戶書。吏部傳言，公宣宗即位晉戶書兼掌吏部，與《志》所紀不同，而吏部《歷官表》，洪熙元年，許思溫以左侍升尚書。師公兼掌在何時，知必有一誤矣。

吏部尚書改南部

弇州《異典述》稱，吏部自建文而後益重矣，其改南吏部者，崔莊敏公恭；改南禮部者，耿文恪公裕；改南兵部者，劉公機。案崔、劉二公，皆以丁憂復除，止可雲起，不可雲改。惟耿公則以北而南，且禮部，斯可謂之改。蓋時有執左道登顯仕者，庇其鄉人，而耿公居吏部不能遂，故出公於南耳。未久轉南兵部，弘治中召還禮部，尋仍為吏部尚書。

生員任宗伯

俞公綱，上元人，以生員善書，由中書舍人、天順中官南禮部左侍郎，成化三年致政。

南部兼北銜

正德初，王公軾以南大司徒兼北院副都，總師征蜀。嘉靖中，王公守仁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左都，討岑猛。張公經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右都，平倭。至王公用賓以南太宰仍兼翰林院學士，蓋優禮儒臣之典也。又弇州《卿貳表》載隆慶中林公濂以南少宰兼翰林學士。

南尚書兼列卿

成化中，程襄毅公信為南京兵部尚書。先是，以兵書提督軍務，平川、貴蠻，功加兼大理寺卿，至是猶兼之。

北銜理南務

南翰林掌篆者皆用北銜，其它如嘉靖中李默、王材、瞿景淳、陸樹聲，俱以太常寺卿掌南京國子監事，此以北銜理南務也。弇州所述，又有屠羲英以常卿掌南監。考屠實以南常卿。又云萬士和以禮左侍管南禮右侍。案萬公自以禮左起南禮右，非管事。又云翁大

立以兵侍管南吏、刑二部，翁公亦是起官，雲管亦誤。

大學士理南部

宣德四年，華蓋殿大學士張瑛以原官掌南京禮部，其官稱禮部尚書。時北京為行在，故不稱南京也。大學士不理閣事而出理部事，且又在南京，國朝獨瑛一人耳。時蹇、夏、三楊輩自管機務，瑛本以東宮官僚，驟進入閣典制誥，非上所倚重，故理部事如此也。

守備〈（二則）〉

守備，永樂二年，駙馬都尉沐昕與襄城李隆一同鎮守。又宣德五年，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任守備。南京守備之久者：成國公朱儀，天順八年任，弘治九年卒，在任三十三年。魏國公徐鵬舉，正德十六年任，嘉靖十七年復任，前後共三十二年。

協同守備

都督僉事趙倫，景泰元年任。都督同知馬良，成化二年任。自後皆公侯伯為之，而都督官不得與矣。

參贊機務非南京兵部銜

別集言參贊機務非南兵部銜，為戶部尚書黃福、張鳳，吏部尚書崔恭，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純、王恕。其南兵部而非尚書者，右侍郎徐琦，琦未幾即陞尚書，仍參贊。案張鳳，鹽山人，李文達賢為碑銘，言公以景泰癸酉由戶書轉兵書參贊，又二年召為戶書，天順元年調南戶部。言鳳以戶部參贊，未的也。張純，史傳純以右副都御史奉敕監督南京軍務，又一年景泰辛未陞右都御史，明年奉敕陞兵部尚書，參贊守備機務。云以右都御史參贊，亦小不合。王公恕以右都參贊，亦未久即遷兵部尚書。

大臣高壽

南都大臣眉壽者，止劉清惠公麟一人，年八十有六。

大臣遺腹生子

童公軒年七十四而卒，無子，遺腹生一子，公預命名曰紫芝。見倪文僖公謙墓志銘。

勳戚久任〈（二則）〉

趙輝，在永樂十一年癸巳，以千戶守金川門，成祖奇其貌，以長公主配之。凡事六朝，掌都督府，奉孝陵祀，至成化十二年丙申卒，凡六十四年。尚主時年已二十餘，計年當九十矣。府第在南京宮城後載門北，諸公主第皆圮廢，獨趙府巋然尚存。

徐魏公俌謚莊靖，自襲爵至卒，再提督守備五十四年。其孫鵬舉襲公爵至卒，三提督守備五十六年。

蜂蟻

嘉靖甲寅秋，總督糧儲公署中有蜂房懸於簷下，不數日大如斗，群蜂聚焉。同日，中堂忽聚蟻數升，有頃四散。時衡水楊公宜為總督，甚怪之，然竟無恙。厥後庚申春，總督黃公懋官以軍餉不時，軍士歡呼圍之，遲明忿擊督署，毀拆一空，遂執黃公拉死之，懸大中橋坊上，自下以箭射之。軍四行搶掠，當事者曲貸撫之乃定。蜂屯蟻聚，妖孽先見之萌也。然歷七年而始應，又不中禍於楊公而中於黃公，豈人事亦有以致之然歟！黃公持法太苛，裁革冗食，又吝於出納，遂罹斯禍。楊太學希淳有文紀其事。

化俗未易

湛甘泉先生為南大司馬，命民毋得餐大魚酒肆中，沽市無論舉火當爐，致眾叢飲者禁。除歲，庶民毋得焚楮祀天，糜財犯禮。姜鳳阿先生為南大宗伯，申明宿娼之禁，凡宿娼者，夜與銀七分訪拿幫嫖之人，責而枷示。二公之事，皆以立禮之坊，制淫之流也。然姜之事行，僅遊冶之子以為不便。湛之事行，而稱不便者怨聲遂載道。未幾法竟不行，所以者何？都輦之地，羣情久甘酣醲，萬口易至　　羹，故當事者往往持「治大國若烹小鮮」之說，勢固然也。故治貴因民。

新知錄

廣文劉時卿，名仕義，官桐城，著《新知錄》二十四卷，上下古今，掎摭臧否，具有依

據。偶記其二則：一曰「躁心濯舊」，曰二人同舟有所適，一人性急晝夜計程，稍阻輒憤懣，形為枯瘁。一人性緩，任之，增食甘寢，顏色日澤。既而抵其處，二人同時登岸。此可以為躁心者省矣。一曰「察政」，文子曰：「察見淵魚不祥。」班超曰：「水清無大魚，察政不得下和。」司馬溫公《潛虛》曰：「察窮秋毫，物駭而逃。」長民者宜三復焉。

補諡

諡以尊名，節以一惠，古今之大典也。故臣不得私其君，子不得私其父。夫以官秩之朊顯，子孫之強盛，遂可以奪天下萬世之公，而殺太常博士之議，則幾無諡矣。吾鄉自王襄敏後，與此典者，殆不乏人，而竟成闕事，余深悵焉，因間臆之。如陳靜誠遇高不仕之義於攀龍附鳳之時，其蹈高且嘉謨入告，覺巢、由之為固矣。何尚寶遵矢不諱之音於批鱗捋須之日，其義勇至視死如飴，覺逢、干之為易矣。童尚書軒學攬天人之奧，其立身範俗也端而毅。顧尚書璘文並徐、劉之駕，其撫民弼教也惠而明。陳中丞鎬督學振鄒、魯之遺風，而撫綏尤多渥澤。殷宗伯邁歷仕挺松筠之素節，而恬澹足鎮囂浮。此誠朝寧之珪璋，人倫之弁冕，亟宜易名以示旌異者也，責在後死，曷能諉旃。

《金陵瑣事》謂張文僖公與曹文忠公同死土木之難，不知何以死同而諡異。案曹公初諡曰文襄，後乃改今諡。頃亦因議諡與當事言，文僖諡當改，引曹為例也。

鄉賢

鄉賢之舉，典重一時，祀垂千載，必當之者無愧色，祝之者亡愧辭，而後為之非濫。吾鄉此典，正、嘉以前最為嚴核，後稍寬矣。以余所知，往哲如姚太守隆之潔慎，王給事徽之清直，李憲副重之豐棱，廬苑馬璧之貞恬，沈侍御越之耿介，阮憲僉厓之廉靜，在當時並許琤營，在今日尤堪楷式。而俎豆尚虛，蘋藻未薦，豈子孫之無力，抑采訪之未周？聞王公臨坳，遺誡厥子太僕曰：「吾恥入鄉賢，慎毋溷我。」噫，爾時猶有此言，後當何若！念之慨然。

梁鍾山定林寺藏經

劉勰家貧不娶，依沙門居，博通經論，區別部分而為之敘，定林寺藏經，其所詮次也。所撰《文心雕龍》，中書令沈約絕重其文。凡都下寺塔名僧碑碣，皆出其手。

傅大士

大士傅弘，東陽郡烏傷人。體權應道，躡嗣維摩，時或分身，濟度為任。或金色表胸，異香流掌；或見身長丈餘，臂過於膝，腳長二尺，指長六寸，兩目重瞳，色貌端峙。梁武聞之，延於鍾山定林寺，天花甘露，恒流於地。常以經目繁多，人不能遍閱，乃建大層龕，一柱八面，實以諸經，運行不礙，謂之輪藏。

隋棲霞寺請天台智者大師疏

棲霞寺眾保恭等和南：竊以瞻慕明德，灰琯屢遷。覲展以來，炎涼甫隔。伏餐至法，用稟教門。定水澹而無涯，詢峰高而不極。至如止觀方等之義，龍樹馬鳴之文，莫不殫其理窟，究其衝妙。恭雖不敏，少遊講席，窺玩南北經論三十餘年，求其奧旨，□□不悟，觀諸法海，寄在餘生，所冀傾蠡，猶欣飽腹。然道安之遇澄上人，便稱北面；惠永之逢遠上首，即創東林。是知得奉勝人，須安勝地者也。恭雖疏薄，竊欣往彥，所居棲霞寺，乃宋代明徵君宅，僧紹之所建立也。鐫山現像，疏岩敞殿，似若飛來，無慚踴出。若其林泉爽麗，房宇縈紆，桂嶺春芳，雲窗晝歇。自昔高行，是用遊寫，故寺眾齊誠，請延威德，惟願傍觀曩哲，爰降彼居，依經受用，必垂納處。所有園田基業，具在別條，謹共開府士柳顧言證成斯誓。庶金剛之域，與鷲嶺而長存；法寶斯傳，等雞山而不滅。謹疏。開皇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等疏。此文麗則高古，自非唐以後人手筆。金陵芻中，乃有如此人、如此文，世無傳者，特為載之。顧言官兼秘書監，直內史省，開府儀同三司，嘗奉敕撰《智者大師碑》，此文或顧言代草，未可知也。

碧峰和尚

碧峰寶金和尚，俗姓石氏，乾州永壽縣人也。母張氏，有桑門持缽乞食，以觀音像授之，且囑曰：「汝謹事之，當生智慧之男。」未幾果生和尚。年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為弟子，既落，受具戒，遍詣講肆，窮性相之學。已而拊髀歎曰：「三藏之文，皆標月之指爾。」即更衣入禪林。時如海真公樹正法幢於西蜀晉雲山中，亟往見之。公示以道要，和尚大起疑情，三年間寢食為廢。偶攜筐隨公擷蔬，忽凝坐不動，歷三時方寤。公曰：「爾入定耶？」和尚曰「然」。曰：「汝何所見？」和尚曰：「有所寤爾。」曰：「汝第言之。」和尚舉筐示公，公非之。和尚揕筐於地，拱手而立，公又非之。和尚厲聲一喝，公奮前揕其胸，使速言，和尚築公胸仆之，公猶未之許，和尚愈精進不懈，遂出參諸方。憩

蛾眉山，日采松柏啖之，脅不沾席者又三年，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。嘗跌坐大樹下，溪水橫逸，人意和尚已溺死，越七日水退，競往視之，和尚燕坐如平時，唯衣濕耳。一日聽伐木聲，通身汗下如雨，歎曰：「妙喜大悟十有八，小悟無算，豈欺我哉？未生前之事，今日乃知之。」急往證於公，反覆辨詰甚力，至於拽傾禪榻而出，公曰：「是則是矣，翌日重勘之。」至期，公於地畫一圓相，和尚以袖拂去之。公復畫一圓相，和尚於中增一畫，又拂去之。公再畫如前，和尚又增一畫成十字，又拂去之。公視之不語，復畫如前，和尚於十字加四隅，成乐文，又拂去之。公乃總畫三十圓相，和尚一一具答，公曰：「汝今方知佛法宏勝若此也。吾師無用和上有云：坐下當出三虎一彪。一彪者豈非爾邪！」

先是，和尚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，重樓傑閣，金碧絢爛，諸佛五十三，菩薩行道其中。有招禪師謂曰：「此五臺山秘魔岩也，爾前身修道於此，靈骨猶在，何乃忘之！」既悟，遂遊五臺山，道逢蓬首女子，身披五彩弊衣，赤足徐行，一黑奚隨其後。和尚問曰：「子何之」？曰：「入山中爾。」曰：「將何為？」曰：「一切不為。」良久乃沒。叩之同行者，皆弗見。或為文殊化身云。和尚乃就山建靈鷲庵，四方聞之，不遠千里，負糧來獻。至正戊子冬，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，詔主海印禪寺，力辭之。洪武戊申，大明皇帝即位於建業。又明年庚戌，詔和尚至南京，夏五月見上於奉天殿，遂留居大天界寺。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，奏對稱旨。後上設普濟佛會於鍾山，和尚於圜悟關施摩陀伽斛法食，竣事，寵賚優渥。夏五月，悉粥衣盂之資作佛事七日，乃示微疾，上知之，親禦翰墨賜詩十二韻。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，與四眾言別，正襟危坐，目將瞑，弟子請留一言，和尚曰：「三藏法寶尚為故紙，吾言欲何為！」夷然而逝。後三日，奉龕茶毗於聚寶山，火滅，獲五色舍利，齒舌數珠，皆不壞。

名僧

余性好山寺，每一遊曆，意輒欣然，尤於荒涼岑寂之區，倍為延佇。自謂宿世有空門緣，所交緇流頗眾。若楚黃蘗深有之禪　　，蜀高原明昱、越天台傳燈之講義，越雙井惟傳之詩句，固錚錚佼佼，法中之龍象也。吾鄉雪浪之洪恩，慧解通脫，不為法縛，廢跡遺心，別有真契。洪濟之守心，精持木義，皈依淨土，慈悲接物，誠感十方。余皆得參承而接席焉。至今思其風義，每深歎企，嘗謂使余結宇中林，棲心俗外，得如三四公者，與偕淨侶，晨鐘夕梵，晏坐經行，便可敝屣浮名，樂而忘老矣。

孝陵碑石

永樂三年秋，於陽山采石為孝陵碑。石長十四丈，闊三之二，厚一丈二尺，黝澤如漆。學士胡公廣有《遊陽山本業寺記》。而詹事鄒公濟有記乃云：二年冬，於幕府山陽訪碑石，高廣中度，尋於龍潭山麓，鑿石求趺。既而神龜呈露，昂首曳尾，介文玄蒼，乃於龜下遂得趺材，適與碑稱。與胡公《記》異，不知前碑材後竟用否？石龜今藏孝陵殿中，有木平臺，上安二御座，乃朱紅圈椅，前一朱紅案，案左一紅匣，貯龜於中，長可尺餘，首昂，身形略似而已，右以一空匣配之。鄒記言「宜藏於太廟」，今人遂謂太廟中有神龜，誤矣。

太師窗

秦會之丞相第中窗，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，餘作疏櫺，謂之「太師窗」。此即今之柳葉槅子也，俗又名為「不了格」。

龜桃

今以麵作桃乳形，名之曰：「龜桃」，俗沿呼，不解所謂。考太常《祭物志》，有麵龜，有面桃，乃知龜自龜，桃自桃，俗一概呼之，失其意矣。

屏息

太常供奉祭品如羹醢之類，其捧獻人口鼻，用物作長袋係於頸後，俗名「抿鬚」，非也，《志》名曰「屏息」。太廟以黃羅，它祀以紅紵絹為之。

介甫絕句

王介甫投老金陵，依鍾山卜居，後復舍宅為寺。所題絕句關金陵山水者，往往多遠情幽景，因摘而書之。如曰：「南蕩東陂水漸多，陌頭車馬斷經過。鍾山未放朝雲散，柰此黃梅細雨何。」曰：「誰將石黛染春潮，復撚黃金作柳條。西崦東溝從此好，筍輿追我莫辭遙。」曰：「雪乾雲淨見遙岑，南北芳菲復可尋。換得千顰為一笑，春風吹柳萬黃金。」曰：「南浦東岡二月時，物華撩我未參差。含風鴨綠粼粼碧，弄日鵝黃嫋嫋垂。」曰：「竹裏編茅倚石根，竹莖疏處見前村。閑眠盡日無人到，自有春風為掃門。」曰：「春風過柳綠如繰，晴日蒸紅出小桃。池暖水香魚出處，一環清浪湧亭皋。」曰：「木

末北山雲冉冉，草根南澗水泠泠。繰成白雪桑重綠，割盡黃雲稻正青。」曰：「石梁茅屋有彎碕，流水濺濺度雨陂。晴日暖風生麥氣，綠陰幽草勝花時。」曰：「寄公無國寄鍾山，垣屋青松晻藹間。長以聲音為佛事，野風蕭颯水潺湲。」曰：「庵雲作頂峭無鄰，衣月為衿靜稱身。木落岡巒因自獻，水歸洲渚得橫陳。」曰：「稻畦藏水綠秧齊，鬆鬣初乾尚有泥。縱蹇尋岡歸獨臥。東庵殘夢午時雞。」曰：「荷葉初開筍漸抽，東陂南蕩正堪遊。無端隴上翛翛麥。橫起寒風占作秋。」曰：「北山輸綠漲橫陂，直塹回塘灩灩時。細數落花因坐久，緩尋芳草得歸遲。」曰：「與客東來欲試茶，倦投松石坐欹斜。暗香一陣陣風起，知有薔薇澗底花。」曰：「野水從橫漱屋除，午窗殘夢鳥相呼。春風日日吹香草，山北山南路欲無。」曰：「小雨輕風落楝花，細紅如雪點平沙。槿籬竹屋江村路，時見宜城賣酒家。」曰：「茆簷長掃靜無苔，花木成畦手自栽。一水護田將綠繞，兩山排闥送青來。」曰：「桑條索莫楝花繁，風斂餘香暗度垣。黃鳥數聲殘午夢，尚疑身屬半山園。」曰：「青青千里亂春袍，宿雨催紅出小桃。回首北山無限思，日酣川淨野雲高。」曰：「午枕花前簟欲流，日催紅影上簾鉤。窺人鳥喚悠颺夢，隔水山供宛轉愁。」曰：「隱隱西南月一鉤，春風落日澹如秋。房櫳半掩無人語，鼓角聲中始欲愁。」曰：「斜徑偶通南埭路，數家遙對北山岑。草頭蛺蝶黃花晚，菱角蜻蜓翠蔓深。」曰：「江北秋陰一半開，晚雲含雨卻低回。青山繚繞疑無路，忽見千帆隱映來。」曰：「定林青木老參天，橫貫東南一道泉。六月杖藜尋石路，午陰多處弄潺湲。」曰：「茅屋滄洲一酒旗，午煙孤起隔林炊。江清日暖蘆花轉，祇似春風柳絮時。」曰：「蕭蕭出屋千竿玉，靄靄當窗一炷云。心力長年人事外，種花移石尚殷勤。」曰：「冥冥江雨濕黃昏，天入滄洲漫不分。北澗欲通南澗水，南山正繞北山云。」曰：「兩山松櫟暗朱藤，一水中間勝武陵。午梵隔雲知有寺，夕陽歸去不逢僧。」

陳智者住金陵敕

《天台志》有陳宣帝《留智者住瓦官敕》云：「京師三藏雖弘，皆一途偏顯，兼之者寡。朕聞瓦官濟濟，深用慰懷，宜停訓物，豈遑獨善，一二曹義達口，具得朕意也。四月一日，臣景曆少主請於光宅寺講《仁王經》，敕今欲於寺舍身，僧得大施，敬屈講《仁王經》日，自欲聽聞。今遣後閣舍人李善慶往，遲知一二。」又《治光宅寺敕》：「光宅是梁武龍潛之地，不整處多。今敕繕量，隨由就功，一二羅宣取來意。」

徐陵與智者書

《國清百錄》云：陳左僕射徐陵與大師書最多，門人兢將去，追尋止得三紙。其一曰：

「陵和南；昨預沈儀同法席餐，奉甘露無畏之吼，眾咸歸伏。然正法炬，朗諸未悟，自慶餘年，得逢妙說。尋事諮展，此不申心。謹和南。」

其二曰：「陵和南：注仰之心，難可敷具。拔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，用慰積歲傾心。麥冷體中何如，願一日康勝，山中春夏無餘惱耳，遲復存旨。弟子二三年來溘然老至，眼耳聾暗，心氣昏塞，故非復在人。兼去歲第六兒夭喪，痛苦成疾，由未除愈。適今月中又有哀故，頻歲如此，窮慮轉深。自念餘生，無復能幾，無由禮接，係仰何言敬重。璪公今還，白書不次。弟子徐陵和南。」

其三曰：「陵和南：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，是拔公口具，謹不多諮。惟遲拔公迮出，數百里水，全其命根，如此功德，算數無盡，隨喜無量，此不悉諮。」又其一曰：「弟子徐陵和南：弟子思出樊籠，無由羽化，既善根微弱，願力莊嚴。一願臨終正念成就，二願不更地獄三塗，三願即還人中不高不下處托生，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，五願不墮流俗之僧。憑此誓心以策西暮，今書丹款，仰乞證明。陵和南。」

毛尚書與智者書

其一曰：「累年仰係，不易可言。承今夏在石像行道，欣羨天極。又聞欲於天台營道場，當在夏竟耳。學徒遠近，歸依者理應轉多。安心林野，法喜自娛，禪講不輟耳。四十二字門令附，雖留多時，讀竟不解，無因諮訪，為恨轉積。南嶽亦時有信，照禪師在嶽嶺徒眾，不異大師在時。善公於山講釋論，彼亦邑遲望還，綱維大法，不者歸鍾嶺攝山，亦是棲心之處，何必適遠方詣道場，希勿忘京師。邊地之人，豈知回向，傾心無時不積，未因接顏色，東望欷滿，敬德信人今返。書不具。弟子毛喜和南。弟子諸弟及兒，悉蒙平安，第三任鄱陽郡，第二為豫章王司馬，第四大延卿，第五入閣度支郎，大兒由在東宮為中書舍人。仰蒙垂顧，大善知識大同學輒復遠諮。」

其二曰：「秋色尚熱，道體何如？禪禮無乃損德，弟子老病相仍，湯藥無效，兼不得自閑，轉有困耳。仰承移住佛隴，永恐不復接顏色，悲慨具深。仰惟本以曠濟為業，獨守空岩，恐違菩薩普被之旨。近與徐丹陽諸善知識共詶量，等是一山，鍾嶺、天台亦何分別，必希善加三思，不滯於彼我。京師彌可一二，因拔師口具其間，願敬道德。弟子毛喜和南。」

其三曰：「適奉南嶽信，山眾平安。弟子有答，具述甲乙。後信來當有音外也。今奉寄

箋香二片，熏陸香二斤，檳榔三百子，不能得多，示表心弗責也。弟子毛喜和南。」

其四曰：「今仰餐敷說，訓往綽然，道俗嗟味，般若照明，豈是拙辭所能稱述。弟子毛喜和南。」按喜，滎陽人，仕陳，官五兵尚書，為光祿大夫、領軍驍騎將軍。瓦官法會，獲預聽眾，懇求禪要，躬執弟子禮，受六妙門及四十二字法門，旦夜研尋，不因事廢。徐、毛二公皆在金陵與智者往還，是此中一故事。且南朝文筆。世如晨星，偶搜他誌得之，鈔附於此。陵《書》：在沈儀同席聽法。沈名君理，吳興人，尚陳武帝女會稽長公主，疏請師住瓦官開《法華經》題。宣帝敕停朝一日，令群臣往聽。陵後身為法華第六祖嗣，章安之法，所願真不虛矣。

陳後主沈后施物

瓦官智者禪師在建業靈曜寺，後主遣主書羅闍宣口敕，送金像一軀〈（光趺五寸）〉，《釋論》一部，闕寶樓　案一面，山羊　　麈尾一柄并匣，虎面香爐一面并匣，東田口二。又宣口敕，不許讓口，且留山中使役，勿勞輸送。又送扶月供夏服一通，細蕉五端，絹布各十匹，綿十斤，黃屑二斗，扶月米五石，錢三千文，果菜付隨由扶月送。後住光宅寺。沈後致書云：「妙覺和南：今遣內師許大梵往稽首，乞傳香火，願賜菩薩名，庶藉薰菩提眷屬。謹和南。」送扶月供薰陸、沈檀各十斤，黃屑一斗，細紙五百張，燭十挺，赤松澗米五石，錢一千文。右件月月供光宅寺。大師答啟云：今名海慧菩薩。又後主扶月供薰陸香一合，檀香三十斤，中藤紙一墮，乳酥一斗，錢二千文。右件月月供光宅寺。〈（黃屑，《開元十道志》：州貢黃屑。沈香，香之類也。）〉

隋煬帝為晉王，嘲戒師衣物，有聖種納袈裟一緣，黃紋舍勒一腰，綿三十屯，鬱泥南布袈裟一緣，黃絲布襪一具，絹四十疋，鬱泥南絲布褊袒一領，黃綢臥褥一領，布三十禪，鬱泥絲布坐褥一具，烏紗蚊幬一張，紙一百張，鬱泥絲布方裙一腰，紫綖靴一量，錢五十貫，鬱泥雲龍綾被一緣，龍須席一領，蠟燭十挺，鬱泥羅頭帽一領，須彌氈一領，銅硯一面，高麗青坐布一具，烏皮履一量，墨二挺，黃絲布被襠一領，南榴枕一枚，和香一盒，鐵錫杖一柄，象牙管一管，麈尾一柄，烏油鐵缽一口并袋，斑竹筆二管，銅匕箸一具，犀角如意一柄并匣，白檀曲几一枚，銅重盌三口，石青爐奩一具，山水繩牀一張，銅搔勞一口，銅香火匕箸一具，白檀支頰一枚，銅澡鑵一口，南榴夾膝桃一枚，竹蠅拂一柄，鐵剪刀一口，蒲移文木案一具并褥，犀莊瓜刀一口，鐵剃刀一口，黃絲布隱囊一枚，紫檀巾箱一具，鐵鑷子一具，白瓦唾壺一口并籠巾，栴心筆格一枚，銅燭擎一具，鍮石莊栴心經格一具，犀裝書刀一口，白團扇一柄，爪篆、龍篆、縣針、垂露、飛白、

倒薙、魚篆、科斗、小篆、大篆字穀皮屏風一具。淨人善心，年十一，右楪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。又施物至玉泉寺五彩四十九尺幡二張，五色斑羅經巾二枚，絹五十疋，錦香爐襠十張，熏陸香二觔，剃刀十口，裟納袈裟一領，油鐵缽十口，雄黃七觔，須彌氈五領。又施天台山：納袈裟十領，龍須席二領，須彌氈二領，貓牛酥三瓶，熏陸香一盒。及為太子，仁壽元年十二月十七日，施天台山白石香爐一具，大銅鐘一口，鵁納袈裟一領，鵁納褊衫二領，四十九尺幡七口，黃綾裙一腰，氈二百領，絲布祗支二領，幡一百口，和香二盒，胡桃一籠，衣物三百段，麥麨一盒，石鹽一盒，酥六瓶。二年，又施天台山飛龍綾法衣一百六十領，幡一百五十張，光明鹽一石，酥五瓶。又別賜灌頂法師金縷成彌勒像，并夾侍菩薩、聖僧、周匝五十三佛，織成經襠七張，織成經袋二口，熏陸香一百觔，酥合和香一觔。

陳、隋二主皈依智者，恣行五欲，自斷善根，所賜嘲施本無足紀，第以其中名相多六朝方物、方言，文人考據間有所遺，因附載之，為淹通者資一二異聞奇字耳。又智者答上晉王萬春樹皮袈裟一緣，乃梁武帝時外國所獻者。晉王謝啟云：「菩薩戒稱所著袈裟，皆染使壞色，況復自然嘉樹，妙彩天成，相應之言，無勞外假。萬春表長生之稱，二翼合善譬之辭，永服周旋，恒充布薩。常事半月，豈惟六日，著如來衣，深荷慈獎。謹和南。」衣名甚新奇，啟文亦妙。

金甲人

何工部遵，正德中疏諫南巡，廷杖死。世廟初，贈公尚寶卿，官其子一人。《南畿志》言：公贈光祿少卿，誤也。公葬南郊且百年矣，其孫諸生應鼎，常夢一金甲人，謂之曰：「亟改扡而祖，吾為而祖所壓且百年。」柰何形家亦言地非吉壤，應鼎乃改葬。既開壙，則棺木已腐，而形故不壞，面如生，目開而睛甚黃，衣紅袍，色猶未變也。掘其下果有磚甃，為古塚，不知何人之墓。且當何公葬時，豈不知是前人塚而扞之！皆異事也。

先祖夢中三人

萬曆己卯秋，先祖贈中憲，公夢一人語之曰：「今科報中式者三，一者之北門橋，一者之剪子巷，一者之上新河。」覺而臆其說，是科無驗。庚辰冬，先祖謝賓客矣。逾三年為壬午，應天中式者三人。第六名沈天啟，住剪子巷；第十二名黃夢麒，住上新河；第十四名張文暉住北門橋。夢之奇中如此，且逾一科始驗，夢之人已逝而兆始符，造化之巧，真不可測也。

秦檜女墓

王君履泰言：秣陵鎮人曾掘地得塚，朱其棺，以銅為凳庋之，羨中多金銀器。報于巡檢司，官勘誌石，秦檜第三女也，官亟令人掩之。《金陵瑣事》載：嘉靖末，江寧鎮人有掘得檜墓者，所獲不貲，官因惡檜而緩其獄。案元《金陵志》，檜墓在牛首山。在江寧鎮南木牛亭者，其祖塋耳。未知孰是。

猿妖

張韞甫言：嘉、隆間，一部郎之妻，偶出南門梅廟燒香，為物所祟，每至輒迷眩，百計遣之不去。後部中一辦事吏諳道籙符水，郎命劾治之。吏設壇行法，別以中壇攝怪，久之小壇內嘖嘖有聲，吏復以法咒米，每用一粒投壇中，其怪即畏苦號叫，似不可堪忍者。問其何所來，怪答曰：「本老猿也，自湖廣將之江以北，道過金陵，偶憩於高座寺樹杪，而此夫人經行其下，適有淫心，遂憑而弄之耳。」吏以符封壇口，火焚之，怪遂絕。案《宋高僧傳》載，會稽釋全清，工密藏禁咒法，劾治鬼神。所治市儈王家之婦，草為芻靈，立壇咒之，良久婦言乞命，乃取一韲驅芻靈入其中，呦呦有聲，緘器口，以六乙泥朱書符印而瘞之，即此術也。

翟氏

友人翟德孚名文炳，以庠生援入監。第四子聰敏能文而病瘵，其家多妖祟，日夜拋擲瓦礫不休。德孚請劾鬼者治之，設壇於所居樓之庭中，而置壇以俟。久之，一婦人啼哭嗚咽自樓而下，趨入壇上壇中，悲淒不可聞，雲是德孚亡婦，不忍舍吾子來相顧耳。今何意煎迫至此，亡已，請勿薶我，薶則永無生路矣。德孚不聽，竟於園地掘坎瘞之。所擲瓦礫遂絕，而子竟不起。此上二事與《瑣事》所載方崦杏花村事正同。

語怪錄

魯南陳先生著《語怪錄》中四則。一曰：秦雲字士龍，金陵人也。號南堂居士，有詩名，為定西侯記室，不得志，卒於彭城。金元玉家嘗召箕，書案上云「吾南堂居士也」。請賦一章，即降箕云：「十年塵足走京華，桃李春風幾度花。地下尚懷天子殿，世間依舊故人家。鐵城野哭存青眼，玉壘蠻戈蕩白沙。怨恨征西元帥使，不如江海泛仙槎。」一

曰：方伯吳公彥華為參政時，出按部，宿公署中。夜入廁，自置燭地上，見一人為執燭起，黃裳綠衣女子也，公不敢仰視。久之，遣執燭前導，過牖下，門子皆熟睡，撼之不醒。遣入室取衣冠，危坐曰：「置燭案上。」揮之出，乃去。一曰：劉司空麟初為刑部郎，出理刑於澶淵。夜方寐，有物如木棉團壓於被，遂不能醒。強振起，去若飄風。少寐又復壓被上，如是者三。乃呼門役，皆入室不能醒，公自起逐之，若煙從牖隙中去。一曰：周公約庵巡撫延、綏，時榆林一婦方產，渴思飲水，飲輒至滿桶，自是不食，亦不復與人間事矣，終日求掩埋。其夫苦其亂，從之，穿冗使入，上留一竅，越數日啟視猶生。城中人以為神，強出之，將以布裹其軀，漆而為供奉。公聞而怪之，罪其眾，召婦至臺訊之。婦曰：「吾不粒食久矣，非人間所宜存者，但掩埋可，何治為？」竟遣之，不知所終。余又記王公少冶官刑部，差竣歸京，未攜家，往寓中臥室，以蓆布地。夜忽覺有物壓其胸，而身遂如在磨盤上，旋轉如風，眩運甚，然心了了。強力簸頓之，其物墮床下，走蓆上，窣窣有聲。急呼僮起逐之，僮倉卒開門，遂逸去。此與劉公所遇正同，皆狐妖也。

陳公善謔錄

司馬王公敞身短，紗帽作高頂，靴著高底，輿用高扛，人呼為「三高先生」。

顧太僕居憂，鬚髮盡白，至服闋北上，乃皆烏之。人曰：「鬚髮亦起復矣。」

陳鐸為指揮，善詞曲，又善謔。常居京師，戲作月令。惟記其二月下云：是月也，壁虱出溝中，臭氣上騰，妓靴化為鞋。最善形容，「化為鞋」更可笑也。

夏學正病，有傳方焚漆頭巾作灰，酒服之，其子取服，頃之，煩燥而卒。學正少與南太宰張公潔同舍，因為誌其墓，其銘曰：「少學於學宮，既官於學宮，今也卒於學宮。嗚呼，夏公！」黃摀之主事，為改數字：「少學於頭巾，既官於頭巾，今也卒於頭巾，嗚呼，夏君！」太宰聞之，歎曰：「真油嘴也。」

南部考察，刑部黜一郎中。時陳留劉公忠為太宰，人問劉何以得其情而黜之？摀之曰：「王顧左右而言他。」時王考功韋、顧驗封璘為劉所信任，故云。

蔡承之見碑龜趺，問周子庚曰：「此亦龍種，有別名，非龜也，偶忘之。」周答曰：「名老蔡。」承之笑曰：「問誤也，大龜曰『蔡』。」

怪石

東坡先生黃州江岸細石，第有溫瑩如玉，或深淺紅黃之色，或細紋如人手指螺文。又有一枚如虎豹者，有口鼻眼處而已。余鄉王藩幕家有一大石子，中具兜塵觀音像，面目跏趺，儼然如生，衣裓亦復分曉。又程別駕家南門外，有石子累數百，有白質五彩文，或黑質素文，中或現北斗七星，或具山水草木狀，或具鸜鵒眼，或如桃絲竹根，圓點數十，斑駁如畫，或赤如丹砂，或碧如翡翠，種種奇特，不但如《東坡誌林》所書矣。石多出六合山中，今盡為人掘取，如前所記，一枚直可錢數千。

目靜齒動

余向偶病齒痛，有人教以常漱且叩，曰：「目病宜靜，齒病宜動。」因讀《誌林》記張文潛語曰：「目有病當存之，齒有病當勞之，不可同也。」又記黃魯直語曰：「治目當如治民，治齒當如治軍；治目當如曹參之治齊，治齒當如商鞅之治秦。」知此說其來久矣。

評花

余嘗評牡丹花、虞美人花、菊花似紙花，扶桑花似縐紗花，芍藥花似絹花，玉蘭花、梔子花、秋海棠花、百合花、玉簪花、西番蓮花似通草花，桂花、蠟梅花似蠟花，蘭花似角花，梅花似鰣魚鱗花。而東坡先生《誌林》與王文甫評花，言荼蘼花似通草花，桃花似蠟花，杏花似絹花，罌粟花似紙花，則既已先之矣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